

0169
A0169



上海兒童書局版



0701

J
10714
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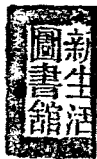
革命紀念日的劇本

—— 著 紹 一

馬野虛 麥羅李

上海兒童書局版

1933



序言

這裏所寫的幾篇劇本，都是關於革命紀念日的故事。我們希望小朋友們讀了這本劇本以後，至少能夠（一）認識這幾個紀念日的意義。（二）將來努力爲三民主義奮鬥。

因爲我們有了這兩個希望，所以我們對於這幾篇劇本的編述，曾經參攷了不少的書籍，想忠實的把各個革命故事描寫出來，給小朋友們一個準確的印象！不過有些地方，因爲劇本編法上的關係，爲着舞台上表演利便而比較可以增加觀衆興趣起見，按諸事實上當然有不同的地方。可是對於大體及紀念的原義方面，我們竭力想法保持真實，並且闡明出革命意義和真精神來。雖然我

們在文字上也許太粗陋了，可是我們的願望是如此，所以在這裏向小朋友們作一個鄭重的報告。

還有一點意思，希望小朋友們看了以後，在紀念日的那天，集合幾個同學，想法實地表演一下，使得大家都明白了今天紀念的是什麼一回事？是什麼意義？那不是更有意義，更可以廣大宣傳嗎？

還有幾個紀念日，我們也想慢慢地介紹給你們！

——編者——

革命紀念日的劇本目次

- (一) 黃花崗 三月二十九日 (一) — (四〇)
- (二) 濟南血 五月三日 (四一) — (四八)
- (三) 五月九日 (四九) — (六八)
- (四) 和平之劫 五月三十日 (六九) — (八四)
- (五) 廣州之危 六月十六日 (八五) — (一一六)
- (六) 武昌起義 十月十日 (一一七) — (一三一)
- (七) 敦倫蒙難 十月十一日 (一三二) — (一五三)



崗花黃

——日九十二月三——



黃花崗

第一幕 庇能會議

人物：中山先生。

黃興、趙聲、胡漢民。

司關者。

地點：庇能四間街寓所。

時間：民國前二年九月二十六日左右。

幕開：中山先生獨坐在寓所裏的辦公室內。默想了一會，又起來踱着步，好像很不安心。

孫：「這是我們起義的第九次了，而還是失敗，喪失了我們忠實的同志，糜費了難得的金錢，這也難怪同志間的灰心了！」

說罷，又來來去去的踱着，過了一會，好像很焦急。

孫：「爲什麼他們還沒有來？」

抬頭看看壁上的時鐘，更望望外面。

「時候已不早，應當可來了。」

稍停，閤人領着趙聲胡漢民同進。

閤：「孫先生，客人來了。」

趙：「孫先生，你那天到的？」

孫：「我在前天就從日本到了這裏。你們在廣州起事的詳情，我

已經都知道了。」

趙：「講起來真痛心！這次起義，事先本預備得很充足：因為臨時發動，一切都沒有準備，各方也都沒有通知，受着清兵的壓迫，就此散了。把幾個月來辛苦經營的工作，完全消失，真是痛心！」

孫：「那末你們還有什麼新的計劃沒有？」

胡：「新的計劃麼？講起來很慚愧，自從失敗以後，破壞了良好的機關：失却便利的地盤，加以新軍喪亡命南來的日多一日，招待安插已經十分困難，恐怕衣食行動的費用，還沒有辦法，怎麼能講到新的計劃呢？」

胡講完後，大家沉寂了一回。

孫：振作精神的說：「二位不要灰心。失敗是革命過程中必有的現象，本來沒有什麼奇怪；不過因此把已成熟的軍隊潰散，確是可以悲傷的，並且經濟困難也是實在情形。不過現在比我以前失敗的時候，要好得多了。我以前失敗以後，不但受經濟上的困難，還要給舉世的人所痛罵呢！在現今究竟好得多了，我們這次失敗後不但沒有一人唾罵，却還代我們嘆息，並且華僑的智識也開通了。現在只怕我們沒有勇氣，至於費用一層，我可以去設法！」

黃興手提皮包，從外面進來。

胡：「黃克強先生來了！」

大家起迎，並招呼坐下。

黃：「孫先生，我接着你的通知，便從雲南動身，今天由仰光到此。」

孫：「我請你來，就是要商量以後的計劃。你有什麼辦法？」

黃：「我上次在雲南失敗後，本要改而他圖。因為雲南地位偏僻，清兵勢力，不易達到。所以我仍在那裏準備再舉。」

胡：「如要再舉，我以為仍在廣州爲是。因為廣州地位重要，如能把廣州奪下，那末北出湖南江西，就可進佔中原了。並且廣州新軍還沒有散去，重行組織，比較要容易得多。」

黃：「你話很是。不過要在廣州起義，非有充分的金錢不可！」
孫：「所以我們就在討論這件事情；我們只要先在心理上有充分的準備，款項並非是難事。」

趙：「孫先生的話很是。我們當然不因一次失敗而灰心。心理上當然準備着再度的奮鬥。但是欲圖再舉，一定要趕快派人帶了款項回國去接濟，以免同志分散才是。」

黃：「諸位既叫我在廣州幫忙，我可以寫封信到雲南去通知一聲，叫他們回到香港來，一齊來相助你們。」

孫：「那是再好沒有的了。我可以在這裏召集南洋的各同志，到這裏來開會，討論籌款的辦法。等到款項一有着落，我們便可以設法起事了。」

衆：「這辦法很好。」

孫：「請你們先去通知在庇能的同志。」

衆：「很好，我們就要去了。」

大家起立握別下。

——幕下——

第二幕 籌款

人物：胡漢民，鄧澤如，陸秋露，沈聯芳。

同盟會會友四五人。

地點：星加坡張永福之別墅中。

時間：民國前二年之十月二十四日。

幕開：鈴聲響了，大家絡繹進來，預備開會。會議桌是一張通長的樣子，與會的人四圍坐著。

陸秋露起立發言。

陸：「今天張會長永福因事缺席，請大家推舉一位主席。」

鄧：（起立）「陸秋露先生是副會長，當然請陸先生主席。」

胡：「本席附議。」

等了一會，沒有人異議。陸秋露便走到主席的位置上去。

陸：「請起立。」

大家都立起來。

陸：「靜默三分鐘，紀念歷次起義犧牲的烈士。」……

「好，請坐下。」

大家仍坐好。

陸：「諸位同志，今天我們開會，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討論。就是前天胡漢民先生到這裏來，告訴我們說孫中山先在庇能開會的計劃，決定在廣州起義。」

所有起義的辦法，已經完全定好，現在只等我們在南洋的華僑作經濟上的籌畫。所以今天特地召集諸位來，商議一個籌款的辦法。這就是今天開會的目的。

現在請胡漢民先生上來報告。」

胡：（起立）「主席，諸位同志：

這次孫先生召集兄弟和黃克強趙伯先同志去談話，叫我們不要因為廣州新軍失敗而灰心。孫先生曾這樣的說：「我從前起義失敗以後，還受着全國人士的唾罵。現在我們雖是失敗，但是大家都為我們嘆息。這可以知道全國的人心已經趨向革命，而我們革命的成功，也就近在目前了。」

所以庇能會議的結果，就決定仍在廣州起義。事前充分準備

，努力進行。希望這次一擊之後，便把廣州攻下，做我們進取中原的根據地。

但是要起義成功，一定要有充分的準備；要有充分的準備，先要有充分的經濟做基礎，經濟之於革命，好比是魚之於水，是一些都不能缺少的。

諸位要能明瞭現在中國所處危險的地位。這次起事實是在我們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大家要非常努力才好呢！

現在內地的同志正在竭力籌備，專等我們的款項一齊，就動手起事。諸位都是革命黨的中堅份子，對於革命的前途，都有十分熱烈的希望。於籌款一事，一定能踴躍從事，革命的前途，都在諸君的身上，望諸君努力！——衆鼓掌。

胡講完了坐下。

鄧：（起立）「我自從奉到中山先生的命令後，就到各埠去募捐。各地捐款的人，都很踴躍。」

甲：「我們聽了胡鄧兩同志的演講，心裏都十分明瞭於這次起義和籌款的事情。我們星洲的同志，要大家努力輸捐，襄助革命，使內地奮鬥的同志，格外努力，不要讓人家專美於前才好。」

大家聽了，都拍手贊成。

沈：「我第一個捐一千元。」

乙：「我捐五百元。」

丙：「我也捐五百。」

陸：「好，難得同志們這樣的踴躍。我們現在最好推定一個負責主持的人才好。」

鄧：「本席推舉沈聯芳同志。」

乙：「附議。」

陸：「現在我們就請沈聯芳同志担任財政的事情。」

鄧：「我們要大家再分頭去向今天沒有到會的同志募捐才好。」

胡：「革命的成功在經濟，經濟的充足與否，都在諸位同志的身上，大家努力！」

衆：「我們一定盡我們的力量去做。」
散會。

——幕下——

第二幕 運械

人物：店主，趙聲。

同志甲，乙，丙，丁，戊。

女同志一人。

房主某甲；女傭 担夫各一人。

警察一人。

地點：寶豐米店的門口。

時間：三月中。

幕開：米店主和主婦正在門首閉望，警察在路中踱着。房主和趙聲同上。

房主：「這並不是我們故意爲難，因爲現在革命黨人活動得利

害，所以官廳查得很嚴，租房子如沒有舖保，是沒有辦法的。」

趙：「好，現在米店到了，我和店主是相識的老友呢！」

二人同進米舖。

趙：「喂，老友！」

店主：「你幾時來的。」

趙：「我昨天從香港來的，現在要找所住屋，請你担保一下，好嗎？」

店主：「可以，可以。革命黨真討厭，好好的太太平平的，給他們一搗亂，連我們住屋子都不自由了。」

房主拿出文契，給店主。

房主：「請你在這裏簽字。」

店主把字簽好，便交給房主。

趙：「我要在這裏談一回，我們稍停再會好嗎？」

房主：「好，再會罷！」行禮，走下。

趙：「這兩天的米到得多嗎？」

店主：「生意倒很好，每天大約有十包米進門呢！」

傭婦自下上。手提竹籃，上蓋紙包等禮物，走至店中。

傭：「老闆！這是我家先生送給你們的，請你收下。」

店主：「你們先生爲甚麼這樣客氣，趕快給我們謝謝。」

把籃子收下，傭婦去了。

一擔夫挑顏料罐上。向米店門首張望。

店主：「看什麼？」

擔夫：「你們這裏是不是寶豐？」

店主：「是便怎樣？」

擔夫：「請問一聲，這裏到河南顏料店去，怎樣走法？」

店主：「你一直望南走，轉兩個灣便到了。」

擔夫：「謝謝！」

擔夫挑顏料罐下。警察駛上來，一會又下去。

趙：「顏料真是很有用的東西。」

店主：「豈但顏料，現在便是頭髮也是很值錢的呢！」

趙：「現在的時勢真變了。以前這許多東西，都是不值錢的。」

店主：「所以現在的人也變了，他們竟大逆不道的造起反來了。」

趙：「人心不古！」

店主：「米來了。」

甲背米上，店主走前去迎。

店主：「一起運到了嗎？」

甲：「一齊到了。」

乙背米上，置地上，丙又背米上。

甲去後，又背了一袋米上。

這樣的不多一會，店中地上已堆滿着米袋。

店主很忙碌的在查點。

警察又踱上來了。

店主：「都到齊了嗎？」

甲：「都齊了。給錢我們啊！」

店主：「不要性急，不會少你們的。」

趙：「這樣好的生意，我也要做了。」

店主：「看事容易做事難，現在的生意，也是不好做得很呀！」

付錢給甲乙丙。甲乙丙下。警察也跑開了。

趙看警察走遠，便對店主說。

趙：「同志，我們的前途都在你的身上，望你加倍謹慎。」

店主：「趙司令，不要你囑咐，我一定加倍小心的。」

趙：「好，現在我要去了。」

店主：「趙司令，不送了。」

趙：「再會，祝你成功！」

店主送趙走了，回至店內。

——幕下——

第四幕 起義

人物：黃興——革命軍副司令。

同志二十餘人。

李文甫，羅仲霍，朱執信，譚人鳳。

地點：小東營五號。

時間：廿九日午後。

幕開：黃興在室內往來奔走準備，抬上堆滿了夜光銀白布和大餅等。槍械都散在地上。黨員一個個的進來，都靜悄悄的候黃興發令。
進來的有二十多人，一屋子裏都站滿了。

黃：對衆演說：「諸位勇敢的同志，現在我們就要出發了！漢族的前途，靠此一舉！」

我們要想我們國家的前途；我們子孫的將來，我們要怎樣的振作我們的精神才好呢！

諸位，海外的同志都在等候我們的消息，等候我們戰勝漢賊的好消息。

我們今天只有前進，沒有退縮！」

壁鐘報了四下。

「四點鐘了！我們大家準備出發。」

分發夜光錶並白布一條，做各人的信號。每人發一元藏身，又各發皮包一個。

各人都紛紛束裝，李文甫羅仲霍從外面走進。

李：「黃副司令，我們今天得到消息，知道已決定起事，所以也特地趕來參加了，不知道可以嗎？」

黃：「可以，你們自己預備好了。」

朱執信從外面進來。

朱：「好，動手了嗎？這裏有沒有餘留的槍？」拿槍。

黃：「朱先生，你是一個文弱的書生，衝鋒打仗，不是你的工作！」

把他的槍奪下來，丟在地上。

朱很憤怒，把長衫扯下了半截。

朱：「什麼！救國是大家的事，你不要攔阻我！」

譚人鳳也從外面進來了，見大家束裝待發，面現驚色。

黃克強見譚進來，也很驚異。

譚：「黃先生，我有要事奉告。」

黃：「你是香港來的嗎？」

譚：「是的。香港的同志，因為輪船上檢查很嚴，所以準備在明天早上到來，請你們緩一天動手好嗎？」

黃：很沉着的說：「老先生，我們一切都準備好了，請你不要來擾亂我們的軍心！」

譚：「好，你們今天一定要起事，我也加入。」

譚把長衫脫下，也去拿槍。

黃：「老先生，這是決死隊，要去攻打總督衙門的。」

譚：憤憤的說：「你們敢死，難道我人鳳便是怕死的人嗎？」

黃：嘆氣「好，老先生這樣的勇敢，尤其使我們佩服。」

黃拿兩枝槍給譚。譚誤觸槍機，砰然一聲，大眾驚集。

黃憤然奪槍。

黃：「先生不行！先生不行！」譚很失望。

黃：「同志們，大家出發吧！」

大家都擎着槍衝出去。

幕下

第五幕 督署門前

人物：黃興。

朱執信，林時爽等革命軍十餘人。

督署衛士七八人。

地點：兩廣總督署門前。

時間：二十九日下午五時。

幕外：黃興率領黨人十餘疾馳過。

幕間：在督署門外，已佈滿了軍隊，荷槍實彈的扼守着。見黨人衝來，都舉槍待發。

黃：大喊：「諸位，今天我們是來爲漢族報仇，爲中國吐氣的。

諸位都是漢人，大家是漢人，何必拚命！來來……來，和我們一起去打滿賊！」

話還沒完。衛士的槍已發出來了，黨人甲應聲倒地。

黨人退後：發槍還擊。一時台上烟氣瀰漫，槍聲甚密。

不一會，黃興奮臂直呼：「殺過去！殺過去！」

黨人都蜂擁而上，兩方都短兵相接，用槍上刺刀亂刺，受傷的紛紛倒地上。

衛士戰敗退走。

黃：「大家注意！我們現在要攻進去了。」

二門內一排槍發出，黨人乙丙中槍倒地，呻吟不已。

黨人還擊，槍聲連續如貫珠。

不一會，二門內槍聲已稀少，黃興和朱執信便首先衝進，餘下的人都跟進去了。

台上祇餘留受傷和打死的人，在斷斷續續的叫喊。台上還罩着未散的烟霧，偶或可以聽到從署內傳來的一二聲槍聲。

約過了幾分鐘，黃興和黨人又從門裏出來，手裏還持着火把。

黃：回頭去看：「看啊！裏面的火，已經要冒穿屋頂了！」

林：「真可恨，張鳴岐的賊，他竟把引火的東西都運走了，假如不尋到床架時，這火又怎能放得起來呢？」

黃：「我們且出去，接應四方來的軍隊。」

黨人都預備出發，走了不多幾里，前去來了一枝軍隊，打着「李」字的旗號。

林時爽一個人跑到前面去招呼。

林：「我們是革命軍，聽說你們軍隊裏的同志很多，我們聯合起來，去鏟除滿賊，不用打，不用打！」

滿兵發槍，林中槍立時倒地。

在雙方接觸中，黨人又死了三四個人，黃興的手也中着槍傷，便紛紛的向後退走。

滿兵於槍聲烟雾中直追過去。

——幕下——

第六幕 公庭之上

人物：兩廣總督張鳴岐。

水師提督李準，

黨人林覺民陳可鈞李雁南宋玉琳喻培倫及陸口烈士某。

皂隸四人。

書記二人。

地點：總督衙門裏的大堂上。

時間：四月初的某一天。

幕開：現出一陰森的公堂，光線黯淡，景象悽慘。張鳴岐坐於正中，李準坐於東側陪審。右側一半桌有書記二人在記錄口供。

兩旁有皂隸四人立着。

張：「去帶林覺民上來。」

皂甲乙：「是。」

皂隸甲乙應聲下，不多一會，帶了林覺民上來。

張：「你是林覺民嗎？我知道你是一個很有名的讀書人，爲什麼也要去做那大逆不道的事呢？」

林：很慷慨的說：「大逆不道嗎？革命是應乎天順乎人適應世

界潮流一件最重大最光明的事。你們阻止革命的人，才是大逆不道呢！……（更興奮）現在的中國，你們知道已處於怎樣的地位？英人不是爲了強賣鴉片而和我們開戰的嗎？日本不是爲了爭奪朝鮮而來和我國打仗？仗打敗了，割地賠款受辱！幾年來自以爲天下上國的中華，現在怎樣！……」

張：「不要多說，現在我問你爲什麼要造反，你起來請坐在這裏好嗎？」

書記乙起身把椅子移在桌外。林覺民聽了，也就起來坐在椅子上。

張：「你是會做文章的，把你的口供寫出來。」

書記乙拿紙筆給林，他就提筆直書，立盡兩紙。

寫了一會，舉手搥胸，好像十分鬱悶的樣子。

張坐過來看，並親自磨墨，林鞠躬道謝。

林：「咳，你們知道嗎？照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恐怕不久便要滅種亡國！你們也都是漢人，難道竟忍坐視中國的滅亡，而不一加援手嗎？假如大家能夠起來組織民國，振新漢族，那末我死也瞑目的了！」

張閱供詞，頻頻搖頭表示贊賞。看罷又傳給李準看。張說：「真好文章！」

張：「咳，帶下去！……換別人上來。」

林覺民隨皂役下。

不多一會，陳可鈞和啞口烈士帶上。

張 對陳說：「陳可鈞，看你好好的一個白面書生，又何苦幹那自暴自棄的事呢？你受誰指使，攔攔在那裏？有多少同黨，快快從直招來。」

陳：「你以爲這是自暴自棄嗎！事情失敗，這是天命！但是如果能因這次起事，而喚醒了那睡夢中的民衆，起來繼續革命，那我們的志願，也便算達到了。你們這般狼心狗肺的人，你們的血已經冷了，懂得什麼？」

張：拍案：「不許多說！（對啞口烈士說）你叫什麼名字？」

啞烈士東張西看，置之不理。

張：「你叫什麼名字？」

啞烈士看着張鳴歧大笑。

張：「來！」皂役應聲上。「把他倆帶下去痛打一頓，再帶上來審問。」

役皂甲乙上，帶兩人下。

又偕宋某和喻培倫上來。

張：「你姓什麼名什麼？」

宋：「我，我叫宋玉琳。」

張：「你也參加這次叛逆的嗎？」

宋：「什麼叛逆，這是革命！」

張：「那末你也參加的嗎？」

宋：「是的。」

張：「那末你把參加的情形，詳細的招來。」

宋：「我這次知道革命黨在廣州起事，所以特地從家裏趕來參加。本來因為機關破露了幾處，有的人主張暫緩動手。但是黃總司令他主張即時進攻，因為籌備了多時，用去了許多的錢，不舉事怎能對得住海外的同志。並且臨危退縮豈不給大家恥笑。所以大家便奮勇的起事了。現在既給你們捉住，也沒有什麼話說。但是我們起義在救國家救同胞，所以在起事時不准多發槍炮，以免誤傷同胞。因為不這樣，又怎能算救國救民的義師呢！」

張：「那末你自己已承認是亂黨了。」

宋：「是的，我是革命黨。」

張「帶第二個。」皂役帶喻上（喻本在台下側。）

張：「你叫什麼？」

宋：「我叫王光明。我在革命黨裏專門担任做炸彈的工作。我做的炸彈真好，所以我東西奔波得很忙。幾天前我從東京來，知道起事，所以留下來了。」

張：「你知道麼？反叛的人是要殺頭的。」

喻：「這我也知道，但是學術是殺不了的，革命黨更殺不掉。將來革命成功以後，恐怕也難保你們的狗命呢！」

張（拍案）：「胡說，一齊帶下去槍斃了。」

皂役甲乙帶宋喻下。

宋：「哈哈，革命黨難道怕斃嗎！」

一面笑一面說着走下。

——幕下——

第七幕 示衆

人物：監斬官。

劊子手二人。

兵隊一排約十餘人。

犯人甲乙丙丁戊己。

民衆甲乙丙丁等十餘人。

地點：城外刑場。

時間：審訊之翌晨。

幕開：在一片荒涼寂寞的草場上，地勢崎嶇不平。後有低低的土丘，四周有不少蒼鬱的短樹。民衆甲乙兩人走來。

甲：對乙說：「今天聽說要槍斃亂黨呢，我們同去看一回好嗎？」

乙：「聽說亂黨都是十八九歲的少年呢！」

甲：「是呀，小小的年紀，却要起來做這大逆不道的事，真該死！」

民衆丙丁戊走上。

丙：「什麼該死，他們說是要救國救民呢！」

丁：「是呀，據人家說有一個白面書生，捉住後還敢在大堂宣傳革命呢！」

戊：「真奇怪，聽說他們的家裏，大多數是有錢的，有吃有穿，真何苦來做這種殺頭的勾當呢？」

丙：「實在現在的中國也太貧弱了。」

丁：「不要多講，那面有人來了。」

又走上了許多人。繼續着來了幾個兵。

犯人也隨後來了。兩個一行，共有六個人，背上揸着白旗。後面來了兩個劊子手一個監斬官。劊子手手裏拿着明晃晃的鋼刀。

到了刑場，民衆都讓開，犯人在左面順次排着。場上靜寂了一會。民衆又竊竊私議起來。

甲：低語：「看不出那白面書生，也是亂黨。」

犯人丙：「什麼亂黨，那滿清的狗皇帝才是亂黨，那滿清的走狗才是亂黨！」

劊甲：「不許多講！……站開些！」

犯人乙：「喂，我很替你可憐；你幫助了滿賊來殺自己的同胞，還要這樣的威風！」

衆人聽了，都面面相覷，繼而又紛紛議論。

監斬官：「斬！」

劊子手斬甲乙二人。

犯人丙本注視甲乙，這時忽興奮起來。

犯人丙：「諸位同胞，我們是要死的了，革命黨人視死如歸，本來沒有什麼恐懼。怕只怕以後不到幾年必亡國；不百年必亡種！這樣想來，活了又有什麼快樂呢？」稍停「你們要知道清賊的糊塗，你們要明白外國的兇惡，大家繼續起來革命，使中國從此振興，那末我們死了也安心了！」

創乙：「要槍斃的人還敢這樣的囂嘛，該殺的奴才！」

犯人丁：「你以為我們怕死嗎？你來，你把槍打在我口裏好了！」

犯人丁張口大喊，兵士甲舉槍便打，犯人丁應聲倒地。

創甲（問犯人戊）：「你有什麼話說嗎？」

犯人戊垂首不答。

創乙（問己）：「你怕死嗎？」

犯人已：「怕死又怎能做革命黨！革命黨是殺不完的，革命是殺不掉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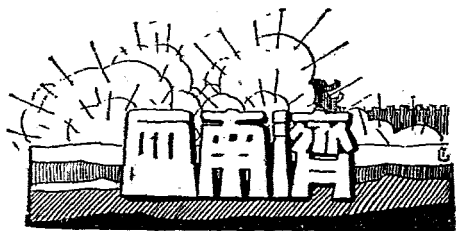
革命黨萬歲！」

監斬官喝道：「行刑！」

兵士對準了犯人放着一排槍，犯人都應聲倒地，看的人四散

退後。

——幕下——



——五月三日——



濟南血

——獨幕劇——

人物 蔡公時，交涉署職員二人，日軍官，日兵四人，難民五人。

布景 濟南交涉公署。

時間 十七年五月三日

開幕前幕內唱

一黃河水，和淚向東流，濟南慘殺，五月變成秋！恨，殘餘軍閥，甘作馬牛，
任倭奴橫橫，砲打城頭，鬼哭神號天地愁！

黃河水，難洗國人羞，無辜良民，白骨慘成邱！看，膠濟路上，碧血橫流，願

男兒奮起，誓雪冤仇，不擒扶桑定不休！」

唱罷，擺開槍砲聲，吶喊聲，哭泣聲，奔逃聲。

幕開：有二三人已中彈倒地，其餘的負傷而逃。台上滿佈着悲慘，淒涼，驚慌的景象。日兵四人架着蔡公時和交署職員二人自門口出。

日軍官：「你們是否都是中國的亂黨？快到我們司令部去。」

蔡：「你談什麼話？我們都是辦理外交的外交官，是國民政府的正式官員。」

職員甲：「你們怎麼敢侮辱我們外交官呢？」

日軍官：「好！那末誰是交涉使呢？」

蔡：「我便是濟南的交涉使。」

日軍官：「好！你就是外交官嗎？我們有幾個條件，要向你提

出。」

蔡：「那幾個條件？」

日軍官：拿出一張紙頭，上面寫着四個條件。厲聲念道。

「第一，要你們南方的軍隊，在二十四小時以內，退出濟南。」

第二，中國的軍隊祇許駐紮在離膠濟鐵路左右二十里以外的地方。

第三，把肇事軍隊的軍官，立刻免職懲辦，並且要向日本正式道歉。

第四，限最短期答覆，否則我們要取斷然手段。」

蔡：接過條件略視。「就是這四個條件嗎？」

日軍官：「是的！你們趕快答覆，否則我們的軍隊，要把你的匪軍統統繳械了。」

蔡：「胡說！你們太蠻橫無理了！你們的條件，我須稟明總司令，才可回覆。」

日軍官：「待不及了！你不必抵賴，無論如何，你今天就要簽字的。」

蔡：「嚇！我口頭可先答覆你，濟南是中國的領土，膠濟路是中國的鐵路。中國的軍隊，應該駐中國的領土上，中國的軍隊應該保護中國的鐵路！現在你們的軍隊，反而冒了天下的大不諱，依賴了強權，敢蠻橫無理的侵犯中國的主權嗎？按理你們先得向中國要道歉，你們的匪軍該先撤回去。」

日軍官：「嚇！你可知道我們是來保護僑民的。你們國內年年戰爭，都是些爭權奪利的野心家搗亂，使得我們的僑民不能安居樂業，我們不來保護，難道讓你們的匪軍殺死嗎？」

蔡：「呸！我們的國民革命軍，這次的北伐，完全爲主義而奮鬥！爲民衆謀幸福而奮鬥的！我們的軍隊，是守紀律的，我們早有過宣言，通知各國的僑民，凡是僑民的生命財產，統統可以保護的。難道你們沒有聽到，沒有看到嗎？」

日軍官：「好！看你不出，這麼倔強啊！」

蔡：「這回你們先自挑釁，自己不守紀律，想嫁禍於人，一手掩盡天下人的耳目嗎？你們的鬼計，是想阻撓我們的北伐成功，延長軍閥的壽命，想攫取一些不正當的權利！可是休想成

功，你可知道國民革命是不怕無理壓迫的！」

日軍官：「好！那末你們不答應這些條件嗎？」

蔡：「這種無恥的事情，不是現在的外交官所做的，你們休要夢想。」

日軍官：「你們真的不答應，我自有相當的對付。」

職：「我們的革命精神，便是不怕死！」

日軍官：「你們真不怕死嗎？」回首向日兵道「把這兩個先槍斃。」

日兵把職員兩人拉下。一會兒後又上台來。

日軍官：「你看，你的辦事員先槍決了，你儻不答應，作同樣處置。」

蔡：把手裏拿的紙撕碎，仰天大呼道「哈！哈！頭可斷，身可死，志是不能屈的！國是不能辱的！這是我們革命的眞精神！」

日軍官：「你還不怕利害嗎？」令日兵「把他的鼻子割下來。」
日兵拔出刺刀割下蔡鼻。「你現在可知道我們的利害了！」
蔡：「你們這般野獸的行爲，我那裏會屈服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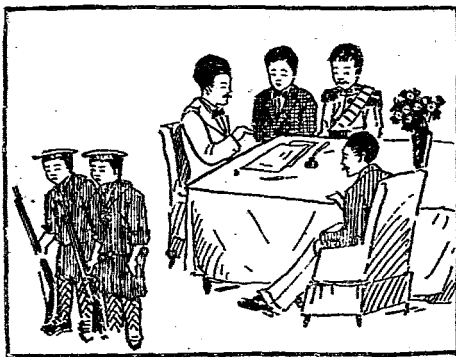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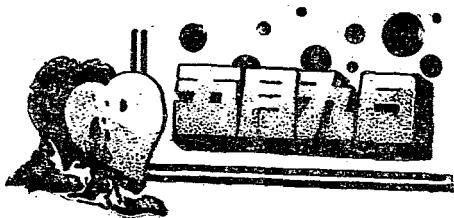
日軍官：「好！把他的眼睛挖去。」

日兵動手把蔡雙目挖去，蔡痛極倒地。少頃奮身坐起，大聲說道：

「同胞們！請大家記好今天的慘劇！今天的恥辱！一致奮起，努力殺賊！北伐成功，中華萬歲。……」

日軍官：「還在說話嗎？」拿出手槍把蔡槍斃，蔡倒地。

——幕急下——



五月九日

第一幕 最後通牒

人物：

大總統——袁世凱。

外交總長——陸徵祥。

全權委員——曹汝霖，陸宗輿。

副總統——黎元洪。

團員甲，乙，丙，丁。

日本公使——日置益。

門衛：一人

地點：政府會客室中。

時間：民國四年五月七日那天下午三時。

幕開：在會客室，中間掛着兩面五色的國旗，中間鋪一張大餐桌，兩旁有沙發，几椅等。袁世凱獨坐在沙發上。

袁：（自言自語）「不知道日本公使來，有什麼要事！莫不是我囑託他的事，可以成功了麼？」

衛兵帶日公使上，袁迎上去

日公使向袁行禮：「大總統。」

袁：袁與日公使握手：「公使請坐。」

日公使入座。

日：「這幾天天氣真好，我想大總統的身體，一定是十分康健。」
袁：「很好，謝謝！不知今天公使到此有何貴幹？」

衛兵上茶。

日：「有要事奉告，請……」一面說，一面看着衛兵。

袁：招呼衛兵：「你現在且出去，我沒叫你時不要進來。」

衛：「是，是。」下。

日：低語：「這裏是有幾個條件，是我們大日本政府裏昨天發來的！你大總統假如能夠答應我們的條件，我們一定幫助大總統再高昇一步！明白嗎？幫助你大總統再高昇一步！」

袁：「是，是。什麼事情我們都可以商酌的，你條件放在這裏好了，不過你不要忘了你答應我的，……」

日：「那是當然，我們一定用全力來幫助你。」

袁：「還有一層，我國的民衆，假使知道一些風聲，一定要起來反對，我當然要想法壓制，但是你們也要派些兵來張張聲勢。」

日：「多謝大總統指教，我要去了，再會。」袁恭送日公使出
來。

袁：「不送，再會。」日公使鞠躬下。

袁：自語：「想不到他們有這樣厲害的條約！……答應他，不是把中國送給了日本嗎！……不答應他，那我的皇帝豈不就不成了嗎！……高昇一步……高昇一步，我一定答應他。」

袁：按電鈴，衛兵進。「你去請曹汝霖和陸宗輿兩位老爺進來。」

衛兵應聲下，稍停，曹，陸，同上。

曹：「大總統叫我們有什麼公幹？」

袁：「你們看！這是日本公使送來的。」曹陸看條件，沉默了一會。

陸：「大總統你一定答應他好了，偌大一個中國，少了幾塊地方，算什麼？」

袁：「我也是這個意思。好，我們來召集一個會議。」按電鈴，衛兵進。

袁：「你去請黎副總統，外交部陸總長，和各部總長進來，你說大總統召集緊急國務會議，有重要的事情討論。」衛兵下，黎副總統陸總長和閣員絡續上。

衆：「大總統！」

袁：「副總統請，諸位請。」

黎：面現驚奇色「怎麼你們早已到了！」

曹：「是，我們先到了。」

袁：「我們就開會罷！」大衆入座。袁主席。

袁：「今天我們開會，有一件重大的事情要商量，就是日本公使，今天拿來一個公文，裏面有二十一條條件，要求我們答應，並限定我國要在九日前答復，請諸位發表意見。」

袁：把條件給大家看。「裏面的條約很多，而關係也是很大，我們要怎樣回復才好呢？」

黎：「大總統！日本所提的條件，非常厲害，我們萬萬不要答

應。」

陸總長：「我附議黎副總統的主張，因為日本提出這條條件，實在是太看不起中國。我們要答應他，還不如把中國送給他們的好。」

曹：「我也以為這樣。不過事到如今，我們要有一個應急之計才好，因為日本的兵已經派來了。」

陸：「的確日本的兵已經到中國來了。我們不答應他，北京立刻給他們佔據，我們有力量和他们抵抗嗎！」

段：「日本派兵來，我們也好派兵去抵抗，我情願在戰場上打死，不願答應他們的條件。」

袁：「請不要說性急的話：我已經仔細的攷慮和計算過，假如我

們把各省的兵調集起來，萬萬來不及，並且有那裏來的軍費呢！」

曹：「我以爲答應他們好了。」

段：「答應把中國送給他們嗎？我不願意，我不願意。」

陸：「不願意也沒有用，因爲現在沒有其他的辦法了。」

袁：等大家靜寂了一會。「好，就這樣罷。現在請曹員去向日本

公使接洽，請他通融和讓步些。」

袁：外面鈴聲。「好散會了。」衆人起立告辭。門衛帶公文上給總統。

袁：「這是英國公使館來的呢！」拆視，衆圍看。

袁：「原來他來勸我們答應了日本，以免東亞再受兵禍，中國多

受損失呢！」

第二幕 宴前會議

人物：

日公使——日置益。

中國全權委員——曹汝霖。

日門衛——二人。

日師長——甲乙丙。

日使署——參贊。

地點：北京日使館。

——幕下——

時間：五月八日。

幕外：日門衛二人執槍立，曹自王走上。

曹：「政府裏派我到日本使署去，祇能去走一遭了……日本館到了。」問門衛「我是中國政府的代表，來見你們公使的。請你進去通報一聲。」

甲衛：「是，請你在這裏等一下。」門衛甲進見公使。

幕開：日公使坐公署中與參贊晤談。

甲衛：「公使。外面有一個中國政府的代表，要來見你。」

日使：「你和他說：公使騎馬跌傷，請他改日再來吧！」

門衛甲出見曹。

甲衛：「對不起，我們公使有病不見客。」

曹：「我有要緊的事情，和他商量。請你再去通報。」

甲衛：「是。」門衛甲，又進見公使。

甲衛：「公使！他說有要緊事，一定要來見你。」

日使：「好，你去領他進來。」門衛甲出。日使對參贊說：「真討厭，二次三番來鬧個不停，中國既沒有力量和我日本較量，那末就答應好了。我耗不見他，請你招待他坐一會吧。」日使入，參贊一人在座，門衛引曹進，參贊迎。

曹：「公使在那裏？」

參：「他因為騎馬墜地，受了些傷，所以睡在房裏。」

曹：「我有事情要和他商量呢？萬一公使實在不能起來，好不好

就在公使休養室外談談好嗎？因為你們限的時間實在太迫促了。」參贊引曹至窗下，半桌旁坐下。

參：「公使，中國的代表在這裏，他一定要和你談話。」

日使：「曹先生，對不起，我身體不好，不能出來陪你，對不起。你有什麼重要的事嗎？」

曹：「公使送來的條件，我們已經收到了，本來我們應當完全答應你們的，因為關係實在太大了。有的既和中國的主權有關係，有的和各國機會均等的條件抵觸。實在有不得已的苦衷，好不好請公使把條件修改一下？」

公使：「那不能，這是我們政府裏最低限度的要求，沒有什麼商量，至於怕各國反對，那末你們秘密些，不要給外面的人

知道，就好了。」

日師長慌忙的進來。

甲：問參贊「公使在那裏？」

參：「在房裏呢？」

甲：高聲喊「公使，我們第一批兵已到了遼東半島的旅順口。」

日使：「叫他們趕快上岸！」日師長甲出。

曹：「那麼好不好請你再延長幾天，我們可以從長考慮！」

日使：「那也做不到，你們如果不能在九日晨作滿足的答復。帝

國政府將實行必要的手段，那時莫怪我們不通知貴國。

「正在講時日師長乙進來。」

乙：「公使在那裏？」

日使：「什麼事？」

乙：「我們第二批兵也已到了山東登州半島。」

日使：「叫他們上岸好了。」日師長乙應聲出。

公使：「曹先生。我事很忙，請你改日再來罷。」

曹：「好，待我回去商量了，再來回復你。」

公使：「恕我不送了。」曹起立，正要走時日師長丙進。

丙：「公使，我們的兵艦已經到了渤海口。」

公使：「叫他們趕快把海口封鎖了！」

——幕下——

第三幕 民氣

人物：

學生——甲，乙，丙，丁。

賣報童子——一人。

警察——二人。

民衆——甲，乙，丙，丁，戊，己，庚，辛。

地點：北京中央公園內。

時間：五月九日。

幕開：學生甲乙二人坐公園中間談，賣報童子上。

童：「賣報呀！賣報呀！問學生，你們要買報嗎？日本提出條件，袁世凱想做皇帝，你們要買報？」學生甲買報一份，二人同看。

甲：「什麼！日本竟提出這種條件來，爲什麼政府不起來反對？」

乙：「政府嗎！他們不是和日本勾結一氣的嗎？」

甲：「對呀！袁世凱還想做皇帝呢！」學生丙丁二人上。

丙：「喂，你們還在這裏談天嗎？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要我們答應；你們還不知道嗎？」

丁：「是呀！那可惡的日本，他們竟敢提出那種兇的條件，答應了，中國立刻亡國了，我們趕快起來救國。」

甲：「那末我們怎樣辦呢？空口講白話，便能夠救得國嗎？」

丁：「我想我們來把這件事情講給大家聽，使大家知道了，都起來反抗，拿我們的民氣來對付日本的毒手，我想一定可以成功的。」

甲，乙，丙：「好，好！這真是一個最好的辦法！」

乙：「是呀。這裏是公園，來的人一定很多，我們就等在這裏吧。」

丙：民衆絡繹走上「好，那邊有人來了。」甲站在凳子上演講。
甲：「諸位同胞，你們知道嗎？中國現在到了最危的時候了。日本帝國主義提出了二十一條條件，要我們答應，假使我們答應了，就永久沒有再翻身的餘地。因為他們的條件是非常兇惡的。他們要我國把滿洲蒙古送給他們，又要把我國沿海各要地奪去，他們還說，警察隊長都要用日本人。學校裏還要教日本文字。諸位想：這不是亡國滅種的條件是什麼？我們快快起來反對廿一條條件，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講完時，聽者更多，警察上前干涉。

乙：「請你不要來干涉我們，你不知道嗎？中國現在已到了將要亡國的地步，不信，你看（指報）他們還說警察隊長要用日本人，你們願意受日本人的壓迫嗎？」

警：「當然不願意，誰高興受那矮鬼的管束呢！」

乙：「不願意嗎？我知道你們大家都不願意，你們不見朝鮮嗎？亡給日本後是多麼痛苦！他們要幾家人家合用一把刀；他們要讀日本的書，種種地方沒有自由。那種人我們願意做嗎？」

衆：「我們不願意」「我們到政府裏去請願。」

丁：「我們組織兵隊去和日本打仗。好，我們大家能夠這樣做，那一定可以打倒日本，使他知道我們中國的國民還沒有全死

「不要做亡國奴的人，趕快起來，振作起來。萬衆一心，堅持到底！」外面有一人跑進。喊着說：「不好了，日本兵已經在中國地方上岸。」隨後又有一個人喊進來說：「政府已經答應了他們了！聽說日本兵艦已把渤海封鎖。」

衆：「可惡的日本人。」齊喊。

「打倒日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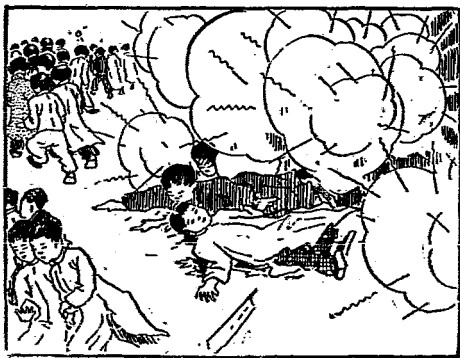
「取消廿一條條件。」

「努力奮鬥！堅持到底！」

——呼聲中幕下——



——日十三月五——



和平之劫

第一幕 和平之劫

人物：和平之神一，仙女四。

布景：一片初夏園景，中間立一石磴。磴後豎國旗一面，旗被麻繩緊緊紮不展。

開幕：和平之神敝衣直立石上，作銅像姿勢。四仙女環繞神像下，低首墮淚。

和平神 危立石上，面露愁容。

奏樂——悲苦的調子

仙女一 舉袖起舞，並唱，上海好曲：

「大江頭，歇浦向東流；上海一角，風物像美歐！好，繁華

世界，煙密人稠；看，參差錯落，多少高樓；入夜燈光射斗牛！」

仙女二 提襟與仙女一同舞，二人合唱，上海恥曲：

「大江頭，歎浦向東流；鴉片一役，國恥至今留！恨，強權世界，天怨人尤；看，來來往往，戰艦帆舟；番旗飄蕩幾時休！」

仙女三 起舞，三人同唱，上海恨曲：

「大江頭，歎浦向東流；喧賓奪主，觸景使人愁！恨，黃髮碧眼，無厭誅求；問，血性男兒，肯作馬牛？殺氣森森五月秋！」

仙女四 起舞，四人同唱，上海血曲：

「大江頭，歇浦向東流；南京路上，流血怎緣由！聽，幾陣槍聲，點點紅榴；看，陳尸狼藉，天地爲愁；不報此仇誓不休！」

歌聲漸弱，樂止。

——幕徐徐下——

第二幕 爲國犧牲

人物：西捕甲乙兩人；印捕四人，學生十人，市民六人，小王張興，其子光華。

布景：南京路老開捕房前。

時間：十四年五月三十日。

幕內：隱隱警笛聲很急。

幕開：只見羣衆——學生，市民，張興，光華——在台上奔逃，同時台上發槍聲數十

響，並有哭泣之聲，有五六人中彈倒地，其餘均負傷而逃。台上滿布着驚惶怪惻的景象。

張興 亦中彈倒地。

光華 偕衆逃下。

西捕及印捕持槍逐羣衆，印捕四人隨衆下台。

西捕甲乙，作得意狀。

甲 「哈！哈！這般沒有用的狗黨，如今作鳥獸散了。快快去報告總巡，我們還要領功去哩！」

乙 「是呀！這般亂徒，只有拿鎗彈來奉敬他們，他們才會逃散，嚇！真是該死的賤奴！」二人昂然從台右下。

這時台上屍體橫陳，鮮血滿地，微聞一二呻吟的聲音。令人

悽然下淚。

張興

中彈臥地，尚未死，舉身勉強坐起，復仆下。

光華

躡足上台，作探視狀。

「唉！我的父親可不知道怎樣了……」低首凝視父體良久，作驚疑狀，趨前跪下。俯身扶父起，驚視創口。

「唉！爸爸……你可是我親愛的爸爸麼？爸爸！你竟也受傷了麼？你……覺得怎麼樣？」泣不成聲，手按父腹上創口。

張興

張目微視，發呻吟聲。

「光兒麼？……唉！光兒，你的爸爸恐不能和你……」手按創口作劇痛狀。

「光兒，好……你沒有中彈麼？快些逃走罷，不要在這裏廝

守着，……你的爸爸再也不能同你回去了！……」

光華 扶父體、顫聲作安慰語。

「爸爸！……你不要憂慮，創口恐怕沒有大害吧！……」

張興 「兒呵！……我是沒有生望的了！……你！只有要記好今

天的慘劇，……今天英帝國主義者給我們莫大的恥辱；……

……留着你有用的身體，快去用功求學，鍛鍊身體，將來學

成以後，去雪我們民族國家的羞恥，……也就是報了你父

仇呵；……」痛作，略停。「這就是你的責任……啊！痛

極了！」身向後倒地。

光華 「爸爸，……可怎麼樣了？……」俯身泣視父面。

張興 「光兒……我死之後，你回家去安慰你的媽媽，叫她不要

十分悲傷！……你也當好好的侍奉她……」

光華 「那是自然……不過希望爸爸的傷……」

張興 將死作嚙語，並奮身起坐。

「你來！你這蠻橫的英捕，無人道的惡狗。……我把你打

死……咬啃，痛極了！」……倒地。「光兒，報仇，雪恥

……」死。

光華 俯身大哭……。

——幕下——

第三幕 痛國思親

人物：光華，其母。

布景：工人的家庭，壁間懸父像及總理像黨國旗。

開幕：母坐桌畔縫衣，光華立在黨國立旗及遺像前作禱告。

光華 俯首，低低念著。

「父親！你是爲國而犧牲的，爲自由平等而殉難的。我願以熱血繼續父親的事業，爲父親爲國家報仇雪恥。願吾父於冥冥中助我。」

母 停針視光華。

「光兒呀！你這樣的天天禱告，不知那一天才能達到目的啊！」

光華 「媽媽！我想我能永遠保持這顆熱烈的心，終有一天能夠

雪國恥，報父仇的。我立誓要達到我的目的。」

母 手撫光華的頭。

「兒呀！話是確然，我很愛你有這樣的志願，這樣的勇氣。可是我們是窮苦人家，自你爸爸死後，益發弄得不能度日了！我現在無力送你上學讀書求智識；沒有智識實學，將來怎能救國雪恥報仇呢？所以我想你空有這個好志願罷了！」

光華

母

「媽！我們一天不雪國恥，一天不報父仇，我們一天不得安枕，一天放不下這顆熱烘烘的心！不過媽的話，確是很對，我們現在最覺痛苦的，就是不能上學，沒有力量讀書求學，有了救國報仇的志願，將來恐怕沒有救國報仇的本領。這件事我心裏也常常想起的。可是一時沒有好法呵！」

「光兒，雪國恥報父仇，這個志願，無論如何你是不能拋

棄的，我想我們現在一方面在大華紗廠裏做工，一方面去尋求機會使你去求學，聽說愛華小學下半年要添設平民補習科了，不收學費書費的，我想到那時送你去念書咧！」

光華「媽！那是好極了。時候可不早，我們現在要上工去了。」

母偕光華攜飯籃下。

——幕下——

第四幕 公理戰勝

人物：青年軍總司令（光華），軍人十人，市民十五人。

布景：光華路（即南京路）。

時期：二十年後（民國三十五年五月三十日）。

開幕：市民數人，在街上往來。有李王二人，在街邊談話。

李

「王老哥聽見光華將軍今天要經過這裏，我們可以瞻仰他的丰采了。」

王

「是呀！聽說光將軍是一位少年英雄，這次同某某兩國的大戰，光將軍的功勞真不少啊。」

李

「可不是麼？上月黃海之役，幸虧光將軍指揮得當，出奇兵以間斷敵國的艦隊，才打敗他們的海軍哩！」

王

「李兄，聽說光將軍本是個孤兒，小時曾在某紗廠做工，後來他一面做工，一方到平民學校去讀書，那校裏的先生，見他刻苦用功，有大志救國，畢業後就送他到中國第一軍事學校去讀書，在那裏過了十二年，受了許多軍事學識。民國三十二年他畢業了，就被任爲青年軍第一軍長。這

李

次同某某兩國爲正義，自由，平等而宣戰，政府把光將軍升爲青年軍總司令了！」
隱聞口令聲。

「王老哥，你看光將軍來了……」
先兵士一排武裝上台，同時，市民上台的十餘人；大聲作歡呼，最後光華將軍戎裝登台。

市民
光華

「歡迎光總司令……中華民國萬歲！三民主義萬歲！」
「親愛的同胞們呀！請靜聽兄弟幾句話。同胞們！你們還記得二十年前的今天麼？——民國十四年的今天麼！那一天這時候，這條街上，成什麼景象？我的父親張興，就是被那慘無人道，蠻橫專暴的英帝國主義的走狗鎗殺在這裏！

還有許多親愛的同胞們，也都殉難在此地！同胞們！我們回想起來，真是萬分的悲痛！幸而二十年中我們全國上下，都能一心一德，實行總理的三民主義，把各項不平等條約統統廢除了，把這裏的租界也收了回來。這次我們爲解放東方的各個弱小民族，所以又和某某兩帝國主義者有激烈的戰爭，可是結果也被我們打倒了！同胞們，小而言之，兄弟個人的父仇，今天是報了！尤其中國的國恥，今天是雪了！世界的公理，今天是戰爭了！三民主義可以普遍到全世界了！這真是我們最光榮的一天！同胞們，大家來歡呼：「烈士們精神不死！」「總理精神不死！」「三民主義萬歲！」「中華民國萬歲！」

——幕下——

第五幕 快樂之鄉

人物：和平之神荷仙女四。

布景：同第一幕，惟石礎後的國旗已開張飄揚。

幕開：和平神華服立石上，神采煥發。手執明燈（用電筒代）。
奏樂——快樂的調子。

仙女四 環繞神像，作快樂的舞態，並唱：

快樂之鄉曲（一）

「惟我中華，快樂之鄉；

三民五權，主義是崇，

人羣進化，天下爲公！

中華中華！ 你是和平之邦， 快樂之鄉！

快樂之鄉曲（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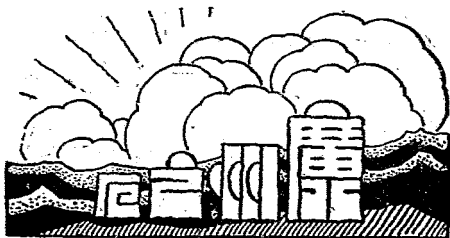
『唯我中華， 快樂之鄉；

濟貧扶弱， 革命成功，

人羣進化， 天下爲公！

中華中華， 你是和平之邦， 快樂之鄉！』

——幕下——



— 日六十月六 —



廣州之厄

第一幕 定計叛變

人物——陳炯明，軍官洪季二人，張排長，衛兵二人。

地點——密室中。

時間——六月十五日夜間

幕開——陳炯明獨坐密室中，手拿黃吳密電再三閱看，始作疑慮狀，後作堅決狀拍案起立。

陳：「孫中山革命，革了幾十年，還是在廣東一只角裏，北方曹錕吳佩孚的勢力，日見擴張，各列強又竭力反對革命，孫中

山的革命，唉！看去全無希望；我跟他奔走了多年，還是這樣長，這極大，（看了看曹吳密電）現在把孫中山趕走殺死，那麼東南各省都歸我管轄，我要怎樣便怎樣，豈不好麼？（作思索狀）但是……孫中山這個人倒是全國人所敬仰的，這樣我豈不是犯了大逆不道的罪麼？豈不要給萬人唾罵麼？（作憂鬱狀）是了，是了，（作恍悟狀）孫中山他到底是個好人還是個壞人，後世的評論現在還沒有知道。並且，就算他是一個好人：那麼現在他的事業還沒有成功，他的好處人家還沒有知道。（點頭）不錯，不錯，決計幹，決計幹！（伸臂作堅決狀）喂！（轉臉招呼衛兵）來！」

衛甲：「咱！陳總長有什麼命令？」

陳：「去請洪李二位官長來！」

衛甲：「咱！」（轉身欲下）

陳：「說我有要事商量，立刻就來。」

衛甲：「咱！咱！知道。」（轉身欲下）

陳：「快些！」（揮手）

衛甲：「咱！咱！」（行禮下）陳踱來踱去，忽作思索狀，忽作

憂鬱狀，忽點頭，忽頓足，忽振臂。

衛甲：（自左面引洪李二官長上，三人同時對陳行敬禮。）「總

長！洪官長李官長都來了。」

陳：「下去！」（對衛兵甲揮手）

洪：「總長爲什麼還沒有睡，有什麼命令？」陳作言狀，洪李相

顧不知所措。

李：「總長有什麼事情要叫我們做麼？」（陳點頭不語）「總長！我們跟總長多年，不敢忘總長的恩德，總長若有什麼事吩咐二人，願爲總長出死力去幹，請總長吩咐就是了！」

陳：「既然如此，大事便成了！」

洪陳：（低頭）「請總長吩咐。」

陳：（以二手撫洪李二人肩）「二位！我們跟孫中山革命多年，眼見得沒有出頭之日，現在曹錕吳佩孚有密電給我叫我們獨立，他們情願接濟我們槍械子彈並助我們大宗糧餉，如果我們把孫中山趕走了，殺死了，便叫我們做東南幾省的首領，現在孫中山的兵都在前線北伐，機會很好。我爲這事苦思了

幾天，此刻特地請二位來商量，二位以爲如何？」洪李作思索狀。

洪：「總長！這事很好，我情願做先鋒。」（振臂表示決心）

李：「總長！這事正合我意，我們即刻動手，使得我們的大事快快成功。」

陳：「二位如此勇敢，大事成了。」拍洪李二人肩表示重用意。

洪：「總長！請示那時發動？怎樣進行？」

李：「總長！這事我看，愈快愈好。」

陳：「這話很對，那麼明天晚上兩點鐘圍攻總統府，十二點鐘各軍一律出動，二位看怎樣？」

洪李：「總長的計劃很好，祝大事成功！」（洪說罷作思慮狀）

陳：「這事全仗二位去幹！洪師長你有什麼爲難？」

洪：「總長！士兵們和孫中山感情很好，倘有……這便如何是好呢？」陳作覺醒狀

陳：「喔！（點頭）這個，（凝思）這樣，請二位傳令兵士們，成功後大放假三天，大家大大的歡樂一下，誰拿得孫中山的頭來，就賞誰銀二十萬元。」

洪李：「這樣很好！……」

陳：「那麼，請二位趕快回去檢點兵馬，只說將要舉行大會操，以防走漏消息。」

洪李：「請總長放心！告辭了！」行禮後由左面下，陳坐下，作得意狀。

張：（自左面匆忙上）「總長！孫中山是全國的人所敬仰的，這

事萬萬幹不得！」

陳：「什麼？與你何干？滾出去！」（作怒狀）

張：「咱！咱！不過我知道曹錕吳佩孚要想利用總長，這是一定沒有好結果的，是給總長上當的！請總長千萬不要聽信他，千萬不要幹！」

陳：「混賬的東西，你懂得什麼？我打死你！」（取手槍對張）

張：「排長死了不足惜，總長！你這事做了要給後世的人唾罵的！（陳起立作欲轟擊狀）排長死不足惜，總長千萬不要幹這種喪盡天良叛黨叛國的事！」

陳：「嚇！你這個狗頭東西，留你何用？送你的狗命！」急拿手

槍向張排長開放，張排長應聲倒地。

——幕急下——

第二幕 步行出險

人物：孫大總統，林秘書，林參軍，張排長，步兵二人。

地點：總統府內。

時間：六月十六日深夜。

幕開：孫中山獨自坐著看書，少頃，電話鈴響，便起立接電話。

孫：（接電話）「沒有這事，決沒有這事。是的，是的！謠言……一定是謠言！是……是的！」接後，作思索狀，旋即坐下，照常看書。

祕：（自左面急上）「總統！陳炯明謀變，今天晚上消息險惡，請總統今晚住在外面，以防不測。」

孫：競存雖壞，當不至叛逆，（作思攷狀）他部下多同我久共患難，感情很好，並且明白事理的人，一定不少，決不會受他的欺弄的！」

祕：「粵軍蠻橫得很，如果有不利於總統時，那末怎樣呢？」
孫：「我想這事決不會有的，因為已經下令叫警察衛軍到韶關去，這就是表示我的坦白無疑。即或競存個人或者甘心叛逆，但他部下各將領想決不願出此，這事恐怕是奸人造謠，請你不必疑心。並且競存如果真的敢作亂謀叛，那末我也應當爲國除暴，討平叛亂，怎可以臨時退縮，屈服於暴力之下，貽

笑中外，污辱我們的中華民國呢？夜深了，你快去安睡吧！」

秘：「總統！話雖這麼說，但是……」（作憂鬱狀）

孫：（起立）「沒有事，決沒有事，你快回去睡覺吧！」

秘：「不要緊，不要緊，（作思索狀）那麼……我再到外面去探聽探聽看，請總統小心，」鞠躬後由左面下，總統坐下，伏案作疑惑狀，一會兒電話鈴響。總統起立接電話。

孫：（接電話）「喂！你是誰……喔……喔……你怎麼知道……這事怕是謠言……是的，（接後坐下，才坐定電話又來，接連電話三四次，總統危坐思索既而起立。）競存果敢謀叛，那正是我爲國除暴的時候！（說罷用電話知照衛隊長準備防禦）喂！你是衛隊長麼？……是的……你可聽得什麼消息麼？……這事很

說不定，我這裏已經得到這個消息，你即刻起，宣佈戒嚴，留心爲是！」電話剛罷，林秘書由左面急上。

參：「陳炯明決計叛變，已下令各路軍隊向總統府進迫，請總統速即離開這裏。」

孫：「陳炯明敢如此橫行不法，這個是我任用失人，罪該應得，我當盡我之力與之周旋！」（作痛恨狀）

秘：「總統要負責討平叛亂，那是理當如此，不過現在總統無兵馬，倘有不測，豈不違反了除暴平亂的宗旨麼？所以請總統趕快離開這裏，然後再計劃討逆平亂的方法。」言未畢，林參軍賴達由左面急奔上，二人均駭異注視。

參：（十分急迫，十分痛恨的說）「孫大總統！孫大總統！陳炯明

受曹錕吳佩孚的挑撥賄賂，甘心叛黨叛國，現在張陳炯手下各軍早已準備完畢，約定兩點鐘圍攻總統府，並且下令說：『若取得孫大總統的頭，便賞銀十萬元，又通令各營兵士，如果殺了孫中山，破了總統府，便大放假三天，我得了這個消息，便急急的跑到這裏，請總統快快避開，（看表）啊！已經一點半鐘了，請總統快快走罷！』

祕：『啊！不好了，總統快走吧！』（作急切狀）

參：『總統！你趕快走呀！』（頓足）

孫：『諸位！既然如此，我只有督率我的衛隊，盡我的力向陳賊炯明決一死戰，萬一力不如志，那末惟有以一死來謝我四萬萬的國民了！諸位如果不怕死，就留在這裏，和我一同來殺

賊，不然趕快離開此地是了。」（揮手）幕內隱隱聞軍號聲，

稍停，作人馬聲。

祕：「林參軍！事情十分危急了，總統不走，我們拉了他走吧。」

參：「我們快拉了總統走吧！」（以手推總統，祕參拉總統下）

——幕下——

幕外 一隊兵快步跑過

步哨甲：（與乙從右面上）「你聽，那面不是有腳聲嗎？」

步哨乙：「是的！」（拉甲同躍下）

祕：（引孫中山林參軍自左面偷偷上）「孫中山已經得到消息準備

抵禦了，我們快快回去報告。」

步哨甲：「咦？那面是誰，（對乙說）什麼人？」

秘：「你是什麼人？到這裏幹什麼？」

步哨乙：「不許走！」

秘：（上前細視）「你們不是總長派來的麼？」

步哨甲：「是的！你們從那裏來，到那裏去？」

秘：（低聲說）「我們是總長派來的，現孫中山還在總統府內，不

過他的衛隊已經準備着同我們抵抗，你們務必留意！」

孫：「總長派你們出來，你們這樣高聲大喊，你們知道這裏是什

麼地方？這樣不小心，豈不要誤了總長的大事麼？」

步哨甲乙：「咱！咱！」

參：「在這裏要留心，我們回去報告，催大隊趕速前進。」（三人

急速從右面入）

步哨甲：「都是你，……哼！孫中山，他除非生了翅膀飛出去。」
步哨乙：「他坐飛機出去，你便怎樣？」（幕內放槍，步哨甲乙急

由左向衝入）

——幕下——

第三幕 進駐省河

人物：孫大總統，

將領甲乙丙三人，

水兵甲乙丙……等七八人。

地點：在永豐艦甲板上。

時間：七月十日上午九時。

幕開：孫總統自內出，諸將都跟着出來。

水兵七八人上，向總統行禮，圍集四周。

孫：對衆演說：「親愛的同志們，自從我遭難登艦，你們都能奮勇的去抵禦那叛黨叛國的敵軍，這是十分難得的。並且我看了諸位誠懇的勇敢的精神，使我對於革命成功，更增加了十二分的自信！」

諸位！你們不是見着昨天上海轉來的電報嗎？我們在韶關的軍隊，已經由許總司令指揮着，回師廣州。不日便好把廣州包圍，水陸夾攻，打散敵人，陳逆也自害怕，所以連日派人前來求和，但是陳逆是沒廉恥沒主義，反覆無常的小人，誰又能認他是誠意的悔過呢！

所以我們商議下來，決計就在今天裏衝過車歪炮台，駛到省

河裏去，那裏一面有長洲炮台的掩護，可以堅守着，等待北伐軍的班師，一面可以進攻省城，奪回要地！

但是這是一件十分吃重的事！因為在車歪炮台上，敵人的守兵很多，我們如過沒有十分的勇氣，和決心，一定要給敵人打退。但是，我們處於現狀之下，祇有駛進了白鵝潭才有辦法，才有生路。所以今天是我們正義和暴力奮鬥的一天，有萬死而無一生；有前進而無後退！

今天如能給我們衝過，將來夾擊廣州，進取中原，都在此一舉。這是何等重大事情，我們要怎樣奮發才好呢！

現擬我坐的兵艦做先鋒，其餘的都跟着前進，事情重大，諸位大家奮起！」

兵士聽了，精神一振，鼓掌如雷。

甲：「總統的命令，我們都十分樂意的接受。我們現在就要鼓輪前進，請總統裏面去休息休息！」

總統點頭進去。甲板上的水兵，都由將領甲指揮着，忙亂的預備。

甲取望遠鏡看了一會，指揮兵士前進。

甲：（精神興奮）「大家注意！現在我們離開炮台大約祇有一里多路的光景了，敵人還沒有注意到我們，快快開足快率駛過去！……」

兵士聽了，又忙了一陣。

甲仍用望遠鏡在看，不一會又喊。

甲：「不好！敵人已看見我們了……大家預備！」

兵士聽了，有的拿着槍描準，有的守在那大炮邊等候着命令。

甲：（一面看，一面喊：）「敵人已有準備，炮位移動了，我們快向左些。……現在我們已迫近炮台，快向炮台開炮。打過去，打過去！」

槍炮齊發，人聲雜亂，甲板上的兵士都精神振作的移動着。

甲：「好了！炮台上的敵軍，已給我們打中了，陣勢亂了。……呀，兩岸有伏兵，大家注意，向那樹林的一面打過去……」

又是一陣槍炮聲。

敵人還擊了。先是機槍連續不斷，繼以大炮隆隆，震天動地。

。炮彈落在船的四周，濃烟佈滿兩面。

炮彈落在甲板上登時爆裂起來。有三個水兵受傷倒地。

甲板上一陣紛亂，抬的抬，扛的扛，都把受傷的人放到內室裏去。

總統很驚的走出來。

孫：「船身著彈了嗎？」

甲：「還好，沒有受傷，炮彈是在附近炸起來的。」

水兵甲從船首慌張的奔來。

兵甲：「艦長，船首中彈了。」

甲（驚駭色）「什麼！打中了船首嗎？」

水兵乙又來了。

兵乙：「艦長，船首的彈，沒有妨礙。不過險是險極了，因為離開機關，不過一二尺呢！」

甲：（稍鎮靜）很好，你們回去留心好，因為現在我們差不多就要衝過了。」

水兵甲乙下。

又一陣槍聲，水兵丙應聲倒地。」

兵丙：「啊啲！我中了槍了！」

水兵丙倒在地上亂滾。

總統立刻走過來，把丙扶起，幫他裹住傷口，水兵二人過來，把丙抬去。

甲：「請總統暫時進去好嗎？現在真是十分緊急呢！」現着十分焦

急的面色。

孫：「你們這樣的勇敢，我又怎願一個人躲在裏面獨免危險呢？」

我站在這裏很好，你去指揮去！」

甲沒法，祇能自去指揮。孫總統在甲板上踱着，好像深思什麼似的。

甲：大喊：「好了，現在我們的兵艦已經脫離危險。」

水兵甲乙丙自內出歡呼：

「我們已經安然通過了！」

甲：「這都是靠總統的洪福！」

大家圍攏歡呼：

「是呀！這都是靠總統的洪福！」

孫：「這是靠你們的勇敢！中國的海軍，都像你們這樣，國家的

前途，真是大有希望呢！」（回頭看）「你們看，我們後面的

艦隊，也都跟着來了！」

大家回首去看。（幕內作汽笛聲）

歡呼：「前進！前進！」

——幕下——

第四幕 脫險離粵

人物：孫大總統，

居正，程潛，蔣介石，

密探一人，

外國顧問某，

艦長三四人。

地點：永豐艦上。

時間：七月九日。

幕開：孫大總統和蔣介石氏在永豐艦上辦公室中閉坐，居正程潛自外入。

居程：向總統行禮「大總統！」

孫：「請坐！」

居程坐在右面的椅上。

程：「大總統，今天從香港的機關裏傳來的消息，說我們在北江的軍隊已經戰敗，退回山中。」

孫：「是的，這幾天的消息真是十分沉寂！前幾天的消息，還說

我軍大勝，這幾天却又傳說失敗，真是莫明究竟。我想勝敗乃兵家常事，本來沒有什麼關係，但是勝敗過速，恐怕是不的確吧！」

居：「但是我想無論北伐軍的行止怎樣，大總統終以早日離粵爲宜！因爲外面的謠傳真多，在這裏也實在不大妥當。不知道總統的意見怎樣？」

孫：「我，我現在萬萬不能離粵，因爲這幾天的消息雖不好，但這大半是出於敵方的宣傳，本不足深信。但是假如前方軍隊未退，而我先自逃走，一定要搖動前方的軍心，或卽因此致敗，那末我將有什麼面目去對那前敵犧牲的將士？」

蔣：「大總統的話很是，現在我們既沒有得到前方的確實消息，

便貿然離開廣州，豈不中了敵人反宣傳之計？所以我也以為未得確實消息以前，總統總暫以勿走為是！」

孫：「介石這句話很對！」

室內又沉寂了一回。

密探從外面探着頭問。

探：「總統在這裏嗎？」

蔣：「在這裏，請進來！」

密探自外面入。

孫：「有什麼消息嗎？」

探：「有很重要的消息。」

說時，左右看顧。

孫：「你儘管說好了，這裏都是自己人。」

探：「大總統！據確實的消息，陳逆已經賄買了總統坐艦的士兵，叫他們嚴守中立，不加抵抗；一面又賄買某艦長叫他發炮射擊沙面租界，以起國際間的交涉。」

孫：「你出去再行打聽，速來回復。」

密探應聲走下。

孫：「我想競存或許有此惡計，但是現在我們既已知道，諒也沒有妨礙了！」

蔣：「但是我們最好，能也設法防備防備才好！」

孫：「是的，我可以另外派人去通告各國領事，叫他們注意這件事便了。萬一發生了什麼事情，當然不要我們負責。」

程居：「總統的方法很好！」

某顧問從外面進來。

某：「大總統！」

孫：「請這裏坐。」

某顧問就坐。

某：「大總統！我今天得到一個重要消息特地前來報告。就是南
雄已在上月裏便失陷了。現在北伐軍已經退守龍南，所以前
方報告，不能到來。」

大家聽了都呆了，過了一會。

程：「這消息大概是的確了，我想大總統要想良法才好！」

居：「假如北伐軍真的失敗，那末困守這裏，腹背受敵，實在是

有害無益的！」

某：「兩位的話很是，我也以為總統還是離開此地爲是，我已經去和英國領事商量過，他答應我說，他可以派一只兵艦來護送總統赴港。請總統決定！」

孫：「遲疑了一回」好，現在大勢既已如此，我便照顧問的話，即日離開廣州。」

（稍停）請那一位去邀各位艦長到這裏來！」

蔣：「我去，我去召集他們來。」

講完。便出去了。過了一會，各艦長已絡續進來。大家都坐定了。

孫：「我今天請諸位到此，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奉告。自陳逆炯明

：叛變以後，已有一個多月。幸有諸位的忠勇，才能困守至今！

本來我們都在等候北伐軍的到來，可以內外夾攻，剪滅反側。可是最近的消息。知道北伐軍已確遭失敗，退守南雄，如過我們再困守這裏，也是徒勞無益。所以我經幾番考慮後，決定日內離粵，前往上海。

諸位不避艱苦，爲國盡力，文心裏實在十分感激。但救國責任仍在吾人身上，希望在我離開這裏以後，各位同志仍能繼續素志，堅守不變。這是我十分希望的！」

廬長某：「大總統既決心離粵，我們也無從挽留。但總統離開這裏後，我們一定和總統在這裏時一樣，爲國盡力！決不負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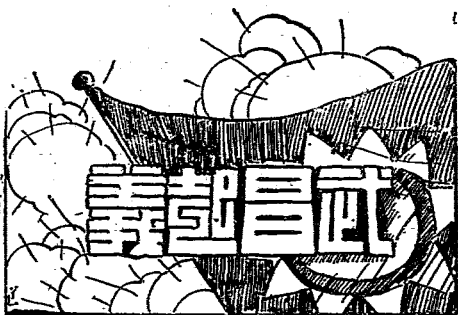
統的囑咐！」

孫：「現在大家可以散了，我還要整理整理行裝呢！」
衆人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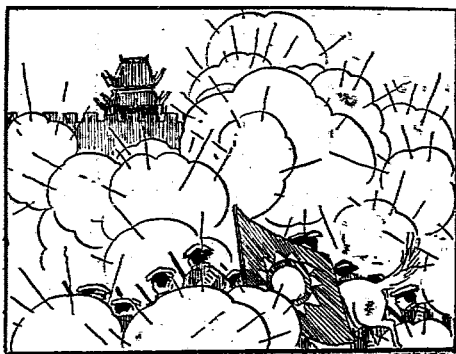
「大總統再會！」

大家鞠躬，分別走下。

——幕下——



— 日十月十 —



武昌起義

第一幕 密謀

人物：黨人甲，乙，丙，丁，戊，己，

清官，

清兵四人。

地點：一個普通的住家。

時間：廢歷八月十八日下午。

幕開：黨人會議謀起事。

甲：「各位同志，我們奉派到這裏來預備起事，到如今已經好久

了。清朝的官吏，防止革命黨人，非常利害！這幾天來風聲越加緊急，我們若不趕快起事，日子一多，恐怕我們的機關，就要被他們破壞，那時豈不糟糕，今天開會，請各位同志商量一個妥當的辦法。」

乙：「我們來此已經好久，我們的行止，難保不被他們打聽着，我以爲還是趕快起義的好。」

丙：「可是最近黃克強先生又到上海去了，大概還有幾天耽擱才得回來，現在我們既沒有錢又沒有鎗械，要起事也是起不成的。」

丁：「那怕什麼，黃克強先生這一去，不知道什麼時候才回來，一天一天的就誤下去，事沒有起成，我們卻都要請到監獄裏

去了！還是現在馬上起事，一舉成功，也未可知！」

甲：「可是我們以前預備八月二十三起事，現在要改期，得去通知許多同志才好。」

丁：「要通知他們，等這個，等那個的，不知又要弄到什麼時候？好在我們買來許多火藥，正在製造炸彈。明後天約幾個不怕死的同志，來拚這條命，不管大小衙門，都去送到幾個炸彈，好教他們知道我們革命黨人的利害。」

乙：「這樣很好，可是我們要十分謹慎，不要在沒有到目的地的時候，就被清兵捉了去才好。」

丙：「我們不可太急，總得想個妥善的方法，不要去打草驚蛇，有礙大事。」後台火藥爆裂聲，黨人都驚惶失色。

甲：「呀，不好了，火藥爆裂了！」

甲，乙，丙，丁，奔至後台扶戊，已上。

戊：「唷，我的手也炸壞了！這還不要緊，看他（指已）把頭面都炸得血肉模糊，恐怕有性命之憂？」

乙：（向已）「你覺得怎樣？」

已：（慢慢醒來）「我受傷很重，恐怕性命難保，爲革命而死，死也甘心，願你們繼續努力，推翻滿清，我就死而無怨了！」

「（昏去）」

戊：「方才炸彈爆裂，聲音太大，要被兵士聽見了，怎麼辦？」

已：「各位同志，我怕一會兒清兵就要來捉我們了！……你們趕快逃命吧！……」

(後台)清官：「又是亂黨嗎？真該死！(打門不開)用勁

打進去！」

己：「你們快走罷！」

甲：「同志們快走吧！」

清甲帶兵打上，甲戌逃走，乙丙丁欲逃不及了。

清官：「來，抓了！」(兵士捉乙丙丁一一擄去)

清官：「你們這些該死的亂黨！」

乙：「我們都是安分良民，並不是亂黨！」

清官：「該死，你們私造炸彈，還說不是亂黨嗎？來帶着走！」

清兵帶乙丙丁走去，清官後面跟着。

——幕下——

第二幕 起義

人物：革命黨人甲，戊，庚，辛，

隊長熊乘坤，

督隊阮榮發，

衛士一人，

工程第八營，

軍士二十餘人。

地點：武昌工程第八營營外。

時間：廢曆八月十九日晚上。

幕開：甲戊庚辛在場。

甲：「前次總機關被兵破壞，把我們的幾位同志抓去都殺了！後來幾次的又被他們殺了許多同志，想起來，真叫人痛心！」

庚：「現在時機已經成熟，我們基本的軍人同志都已有充分的準備，我們就此發動罷。」

戊：「不錯，我們若再不動手，又要有意外發生，況且如今對於各方的軍隊，都有了相當的接洽，我們一動手，他們都願意響應，真不難一舉成功！」

辛：「就是民衆方面，也是非常熱心革命，他們自然也肯幫助我們的。」

甲：「好，既然如此，就請你（問辛）招呼熊團長帶領弟兄們上這兒來，預備出發！」辛應聲下，不一會，偕熊團長帶兵上。

甲：「熊同志大概什麼都預備好了嗎？現在時候已經不早，就此動手，你看怎麼樣？」

熊：「好，就這樣辦罷！」

甲：（向兵士）「弟兄們，我們預備起義已經好久。現在預備明天起事，請大家努力進攻，不要退後！」

熊：「弟兄們，我們爲什麼來的？大家應該知道我們是爲革命而來的。我們都是熱血的男兒，是來爲自由而奮鬥的。這革命若不成功，怎樣對得起爲革命而犧牲的同志們，況且我們各方都有接洽，我們一動手，就都響應，更用不著害怕。進，前進，這才不愧爲革命軍人！弟兄們，聽見了沒有？」

兵士們：「隊長的話，我們都十分明白。我們一定奮勇前進，努

力殺賊！這是我們應有的責任呢！」

熊：「弟兄們能够這樣的勇敢，那末我們今天的起事，一定可以成功了。（看衛士）來，你去拿了符號來！」衛士下，不久拿了白布徽號一扎上。

熊：「現在我們每一個人取一條『同心協力』的徽號，大家可以佩帶起來！」

分發徽號，大家佩帶。

督隊阮榮發從外進來。

阮：（遲疑的說）「熊隊長！什麼事？」

熊：「我們要起來革命了！」

阮：「革命嗎？那就是造反，這是萬萬要不得的。」

熊：（摸出手槍）「要不得的嗎？我今天便打死了你這反革命的狗

賊！」（放槍）

阮「啊啲！」一聲，已中槍倒地。

兵士們：（歡呼）「革命成功萬歲」

第三幕 祝捷

人物：民衆數十人。

參加大會的學生，工人隊，和代表。

革命軍士一隊，熊隊長。

黨人，甲，戊，庚，辛；民甲，乙，丙。

——幕下——

地點：曠場上。

時間：武昌起義一週紀念日。

幕開：場上擠滿了羣衆，聲音嘈雜，左側有一主席台，台上正中掛着五色國旗。

黨人甲，戊，庚，辛，在台上立着。不久就要開會了。

遠遠的軍樂聲傳來，愈近愈響。

民甲：「好了，革命軍要到了！」

民乙：「革命軍的功勞真大！沒有他們的忠勇，滿州人又怎能推

翻呢？」

民甲：「你的話很對，沒有革命軍又怎能有今朝呢？」

民丙：「不要多說，革命軍來了！」

一隊精神充足的軍士整隊上，臉帶笑容，向衆招呼，羣衆紛

紛讓開。

隊長：「立……正、槍放下，少息！」

一陣槍聲後，場上漸靜。

黨甲：「現在我們便要開會了！」

大家都紛紛立正。

甲：「請大家靜默三分鐘，哀悼爲革命而死難的烈士們！」

全場肅靜無聲，一會，甲走前兩步演說：

甲：「諸位同胞，我們漢人給滿人壓迫了已二百多年了！在這二百年之中，真不知受到多少壓迫，受到多少虐待！其間雖經不少先烈的努力，但亦屢次失敗。直到去年的今日

，在這裏的革命黨的勇士們，努力的起來舉義，才一鼓成功

了獨立自由共和的中華民國！

在中華民國的建國史上，我們武昌的民衆，是充分的光榮的，那末在今天紀念起義，怎麼不值得我們大大的慶祝呢？

所以我們今天召集各界的人，到這裏來紀念慶祝，這就是今天開會的意思！

現在請參加這次革命的熊隊長演講。」

熊隊長從一陣鼓掌聲中走上台來。

熊：「同胞們！我今天參加這個紀念會，覺得非常快樂，但是同時也覺得非常悲痛。

我們的國家幾千年來，受盡了專制帝王的壓迫，現在果然脫離了奴隸生活，而建造了燦爛的中華民國。無數的先烈捐棄

了熱血頭顱，和一切惡勢力奮鬥。現在居然達到了目的，使我們大家都能夠親受這種自由平等的幸福。我們在今天大家應該是何等快樂呢？但是回想到去年的今日，許多烈士們奮勇地攻打督署時的情形，好像還在目前，以革命黨少數的，缺少槍械的軍士，去和多數的槍械充足的滿軍相搏，那敗退死傷一定可以預料得到的，可是革命軍並不害怕，而因之稍有退却，因此才能把滿軍打敗，張彪連夜逃去，而造成了現在的成功。但是，在起義之時，烈士們有的被滿清走狗害死，有的在戰場上打死了！到現在革命成功，大家享受幸福的時候，却都已埋骨荒山，長眠地下！這真是我們十分痛心的一件事！所以我們在今天開會慶祝的時候，要想到先烈的創

造的艱辛，要十分努力，使我們中華民國一天天光明燦爛！
永久獨立於世界之上。這不是我們後死者的責任嗎？完了。」

「（拍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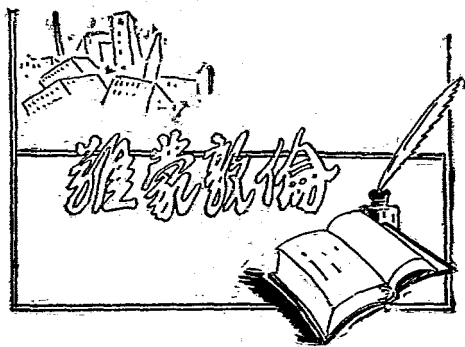
甲：「諸位，還有演講嗎？」

過了一會，沒有人回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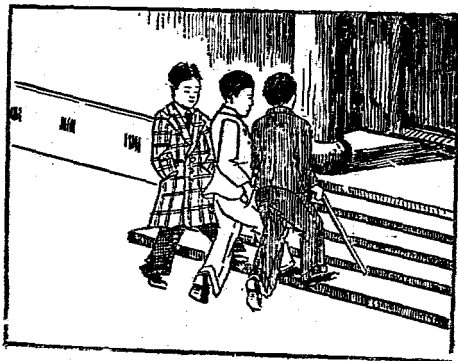
甲：「那末我們現在要開始遊行了，大家依照預定的路線，一隊隊的走去！」

聽衆都分隊站開，軍樂悠揚聲中，軍隊在前面走過去。

——幕下——



— 日 一 十 月 十 —



倫敦蒙難

第一幕

地點：倫敦街上。

時間：一個星期日的上午。

登場人物：孫逸仙，宋芝田，某甲，鄭琴齋。

幕外：孫逸仙上台。

孫：「啊！今天天氣很好，我打算去訪候老朋友孟生博士去。」

宋：從孫後面趕上，向孫問道：

「你是日本人，還是中國人？」

孫：回過頭來，笑道：

「我是中國人。」

宋：「那末，你是那一省人呢？」

孫：「我是從廣東來的。」

宋：露出欣喜的樣子，說：

「哦！你是廣東人，我也是廣東人，不但同國，而且同鄉！

我正要問問我們中國和廣東的近來，我的家裏不遠，請你進

去坐一回，可好？」

某甲：這時上台，站在逸仙旁邊。

孫：「今天有事，明天來拜訪罷。」

宋：露出不快的樣子說：

「這兒雖有幾個同國人，同鄉的却少，今天碰見了你老，正要叨教，怎樣這般的拒絕我們呢？」

孫：思索一回「這話不錯，隔日再去訪孟生博士罷。」

三人就向前走。

幕開 公使館後及內室。

宋：指着前面「這就是我的家裏。」

逸仙先進門，接着二人也進去，隨手把門加鎖。逸仙不覺一驚。

宋：把手指兒指着他的鼻管兒道：

「我就是宋芝田，宋芝田就是我。這裏就是公使館，公使館就是這裏。」

孫：一怔，但即作鎮定狀。

鄧：上台「哦！孫先生！難得到此，請坐，請坐！」

孫：「唉！你們這般人，真是無恥之極了，用哄騙手段，來對付我嗎？」

鄧：「孫先生！請不必動氣，坐坐談談吧！」

孫：一聲不響的坐着。

鄧：「既是你不願多說，那末請多坐一會吧！」

說着，和宋某甲出門，並把門鎖上。

——幕下——

第二幕

地點：公使館室內。

登場人物：孫逸仙，馬加脫尼，中僕，甲乙二人。

開幕後，孫坐在椅上作深思狀。門外有人坐着監守。

馬：髮鬚皓白，打扮得很粗俗。走進房來，猶笑的對逸仙說：

「你是中國人，你在這兒，和在中國一般的。」

說着，就坐在逸仙對面。

「請問你的尊姓大名是什麼？」

孫：「我姓孫名叫文。」

馬：「我們得了駐美清公使的電報「早就知道你是趁馬傑司替克

號輪船來的，而且叫我們來望你。」說的時候，似乎很得意的樣子。

孫：怒着答道「你怎麼說這無禮的話？你的話，我不懂。」

馬：堆着笑容「你不要發怒，我老實對你說：你不是曾經見過李中堂嗎？李中堂說你可大用，要和你見一見，所以叫你暫時住在這兒。」

孫：「如今我要把我在這兒的事情，告訴了朋友，使得使不得。」

馬：「不能不能，不過你要送封信到你住的地方，把行李搬過來

，那是使得的。」

孫：我要寄一封信給孟生博士，你拿紙筆來。

馬：皺着眉頭，想了一想。

「哦：給孟生博士嗎？是！是！我就拿來！」一面說，一面就將紙筆拏出來，遞與逸仙。

孫：作書。寫罷。

「請你按着信上的住址，送去吧！」

馬：「是！是！」

說着，就走出門去，把門鎖上。過了一會。

僕：拿着幾本雜誌走上，開門，入內。

孫：「咦！這鑰匙是從那裏來的？」

僕：「是哈利得馬加脫尼交給我的。」

孫：「一個外國的老頭兒嗎？」

僕：「不錯，他是這裏的顧問，你叫他送信，你算錯了。」

正在說時，忽然甲乙兩人入內，把手向僕一揮道：「去！」那僕人就退下。甲乙兩人隨在逸仙身上搜查，把鉛筆，小刀，鑰匙等都拿去。鈔票未取。兩人下台。

——幕下——

第三幕

地點：同前幕。

登台人物：孫逸仙，西僕甲乙，宋芝田，守門一人。

孫：在室中踱來踱去，作沉思狀。

「我寄的信，已隔了多天，至今還沒有什麼動靜，這一定是

給那老頭兒撕掉了。」

說罷，坐下來，又寫了兩封信。

西僕甲：走進掃地，生煖爐的火。

孫：摸出一張鈔票來，並拿了一封信給西僕甲。「你能够把這信送達到康德黎家裏，我就將這鈔票給你。」

西僕甲：笑着道「我一準給你送去。」說着退出門來，在門外自語道：「哈得利先生告訴我，要是孫逸仙有什麼信件交給我，就得送給他，有重賞的。哦！那末吾就把這封信送給哈得利去。」

孫：作假寐狀。

西僕乙進來。

孫：醒，向僕道：

「唉！你能夠把這封信送到康德黎先生家裏，我把這張鈔票給你！」

西僕乙：「是！先生！吾一定給你送去。」拿着信退出去。在門外自語道：「他又要我們送信去：哈哈！吾還是拿給哈得利先生處。」下台。

孫：沉思道：「這兩個人得了我的鈔票，他們一定很高興把我這封信送去的，就是那一個不送去，這一個一定送去了，况且他們又不懂我在這裏的緣故，推情度理，不會把我這信攔起來的。」

孫：作醒悟狀「哦！說不定他們把信都交給哈得利去，這般人是

詭計多端的！」

接着又嘆了一口氣道：「我孫逸仙難道就這麼葬送在滿奴手裏嗎！」說到這裏把足一頓說道：「天下那裏有失望的事？」「誠之所至，金石爲開，」這句話並不是欺人之談，「有志竟成」，我何必就此餒了氣呢？」

說罷，他又寫信，寫好以後，把信拿在手裏，低頭想道：「我要把這封信，托幾個僕人寄去，只怕是幻想了……可是這信兒又不能自己飛去，究竟想一個什麼法兒才好呢？」想了多時，才得到一個方法，從衣袋裏摸出幾個銅子，把信裹在銅子外面；使勁的往窗外擲去。暗暗說道：

「這一封信掉出去，一定有人拾去的，但是有的人拾得了，

瞧了一瞧，見是不關自己的事，他便仍舊掉去了。有的呢，見是中國人的事情，說不定還把他撕碎了。或許也有一部分的人，見了我這段事情，替我抱不平，替他英國爭主權，就立刻可以報告政府的。但是最少數的了！我這會兒把信丟出去，難道剛剛碰到這最少數的人嗎？」

說罷，就在牀上沉沉睡去。

宋：上台，在門外打門。

孫：驚醒，「外面是誰？」

宋：進內。

孫：見是宋芝田，便憤憤說道：「你自己說是廣東人，是我的同鄉！你用欺騙的手段，引誘我到這裏，你的人格何在？」

宋：「你錯了！這是我的職務，不是我的人格不好，但是如今你的大名，連李鴻章，皇帝都知道了，你應該把你自己的梗概和你同黨，都說了出來！要不然，死神就到你頭上來了。」

孫：「這兒是英國，如要把我引渡到中國去，應該先得英政府的允許纔行。但是英政府斷然不會允許的。」

宋：「我們要把你解到中國去，早已把艙位定妥，時間一到，我們自然縛了你的手足，塞了你的嘴兒，秘密運到香港，那時自然有中國的軍艦來運你到廣東的。」

孫：笑道「這般的容易嗎？我們一到船中，和英國人交通的機會很多，就是幾個船員，也就先知道了，你們的計劃，笨也不笨！」

宋：「如真有困難，我們就在這兒殺你了，高麗的金玉均，給他同國人洪鐘宇殺死，他的屍首由中國引渡給高麗，你難道不知道？」

孫：「這種殘酷的行爲，你們做得到嗎？」

宋：改變態度「實在的說一句話，這都是和你開玩笑的，我到這兒來，是要救你，你只消把口供寫了出來，交給馬加脫尼。」

孫：「怎麼交給馬加脫尼？」

宋：「這兒的實權，都在馬加脫尼的手裏，你把口供給了他，大約禮拜那一天，你就可以出去了。」

孫：就從宋芝田手裏拿過紙筆來，寫了一張英文口供，交給宋。

宋：拿了口供一面走，一面狡猾的說道：「禮拜那一天，別要心急！」

——幕下——

第四幕

地點：同前幕。

登場人物：孫逸仙，哥羅，守門一人。

開幕：孫坐着翻閱雜誌。忽然有所驚悟的道：「唉！我又上了宋某的當了，今天不是過了星期一嗎？怎麼不見釋放呢？」說罷把雜誌丟在旁邊，向牀上睡覺。

哥：進來打掃。

孫：醒過來。向哥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哥：「我就是哥羅。」

孫：「你能够救我嗎？」

哥：驚異道：「你是怎麼樣一個人？」

孫：「我是中國的政治犯。」

哥：「怎叫政治犯？我不懂。」

孫：「你可知道亞美尼亞人的事情嗎？從前土耳其國的君主，不喜歡基督教徒，要把亞美尼亞的基督教徒殺完；心裏纔快活。如今我們中國皇帝，不喜歡基督教徒，不喜歡文明政治，所以要殺我。我是基督教徒，也是要改良政治的一個人，英國人如其知道我拘禁在這裏，一定能夠來救我。」

哥：低頭想了一想「英政府是不是肯救你，恐怕難說的嗎？」

孫：「不會，不會，中國公使把我秘密關在這兒，就是恐怕英政府來干涉，要不然，他怎麼不堂堂皇皇把我用刑呢？」

哥：又低頭想了一想。

孫：「我的生命，在你的手中，你如其能夠將我的消息傳出去，我就可活，否則就死了！要知道救人的生命，是一件善事，是對上帝盡一種義務，也是對於政府盡一種義務。還得請你細細想一想。」

哥：一言不發的走了。

孫：暗暗點頭。

過了一夜。

哥：拿了一簍煤進來，到孫逸仙旁邊，用手向簍中一指，就走了。

孫：向簍中一看，見一張小紙片。自語道：「這小紙就是我的生命。」便拾起來一看，微微點頭。就臥在牀上作書。

一會後。

哥：進來。

孫：把信給他，又把鈔票二百元給他。

哥：把信和鈔票接過來，放在煤簍裏出去了。

孫：在室中踱來踱去，表示煩悶的樣子。

一會後。

哥：又拿着煤簍進來，向簍中一指，就走了。

孫：從篋中拾起一封信，拆看時低聲念道：「示悉，余已電知英政府，英政府允爲君交涉，數日中，卽還君自由！」讀罷，揮淚謝上帝。

幕下

第五幕

地點：同前幕。

登場人物：孫逸仙，守門人，康德黎，嘉脫斯，哈得利馬加脫尼，護衛二人，

新聞記者十人，路人二十人。

開幕

守門人：入內向孫逸仙道「馬加脫尼要見你呢？還請你穿長靴，

帶帽，穿外套。」說着就走了。

孫：「這或許爲着外面營救我的急切，要把我換一個房間嗎？」
一會兒後。

康：和嘉毗斯及衛護二人上台，馬加脫尼也跟着上台。

孫：望着康德黎，不覺呼道：「康先生！有勞你！我真想不到。……」

康：「恭賀你！出險了！」

孫：指着嘉問康道：「這一位，請教尊姓大名？」

康：「這就是外交部所派警部嘉毗斯先生！」

孫：「嘉毗斯先生！真感謝你！」

嘉：「請不要客氣，英政府素來是主張公道的，既然我們知道

了，該來救你！」

馬：「孫先生！如今你仍舊做了自由人了！」

僕役把東西都交給孫逸仙。

孫跟着康德黎等行至台前，新聞記者十人及路人二十人上台。
新聞記者有的拿着照相拍照。有的拿着日記等向孫逸仙慰問。

孫：「我很感謝貴國人士對我的援助。現在兄弟出險了，改日把遇險的經過，和感謝諸君的意思，在報上發表罷。」
羣衆擁着孫逸仙下。

——幕下——

中華民國二十年七月初版
中華民國廿二年五月四版

革命紀念日的劇本〔全一冊〕實價四角

外埠另加寄費

有著作權
不許翻印

著者

李羅夢
盧野馬

發行兼
印刷者

兒童書局

總發行所 兒童書局

上海浙江路八〇六—八〇七號

第 二 卷
三



實價大洋四角